



萧红故居中的萧红雕像。

呼兰，我曾经在这里工作过六载春秋。冬夜的长街，清晨雾霭里的早市、故居檐头的积雪，这些画面早就在记忆里生了根，任岁月流转，始终鲜活如初。这个冬天，我从都市的喧嚣中折返，回到这片寂静里，再次重拾那散落在小城街角里，从未因时光流逝而冷却的暖意。

早市的人间烟火

清晨的阳光透过车窗温柔地铺在方向盘上，车内热气烘得全身暖意融融，仪表盘却显示室外温度零下二十四摄氏度。车载导航传来熟悉的声音：“前方左转，随后到达目的地。”六年前，每个这样的冬日早晨，我都在同一条路上奔忙，目光紧紧盯着前方的车流，车轮碾过结冰的路面，竟从未放慢过车速，好好眺望一下窗外的风景，细细打量这一路被忽略的冬色。

如今，车行驶在这条路上，冰雪覆盖了大街小巷。街道两旁的杨树枝上光秃秃地向天空伸展，枝头上散落着薄薄的雪，像缀着一层晶莹的糖霜。树下堆着厚厚的积雪，蓬松得像棉絮，偶尔有几只小麻雀落在枝头，抖抖羽毛，又“扑棱”一声振翅飞走，留下一串轻盈的小脚印。

我循着记忆来到早市，街道两旁的摊子顺着马路牙子一路铺开，望不到头。摊主们呵着白雾，棉帽子和围巾裹得严实，只露出一双透着热气的眼睛。水产摊子前，大铁锅里整齐码着冻的硬邦邦的鲤鱼、鲑鱼，鱼身覆着一层白霜；卖肉的大哥挥着明晃晃的大刀，“哐当”一声，将半扇排骨利落分解；吃食摊位前是最热闹的，羊杂汤的大锅里咕嘟咕嘟冒着泡儿，奶白的汤汁冒着腾腾热气，一把葱花、一勺辣椒，香气便能钻进鼻腔；油条在锅里炸成金黄，咬下去“咔嚓”一声，酥脆的口感直抵舌尖；包子笼一掀开，白气混着肉香，让人忍不住趁热买上几个。排队最长的，是那家豆腐脑摊子，软嫩滑口的豆腐脑，浇上提前熬好的酱汁，撒点脆生生的花生，鲜灵的虾米、切碎的香菜和一两勺辣椒油，“哧溜”一口下肚，咸香温热的汤汁顺着喉咙滑进胃里，整个人的五脏六腑都舒展开来。对许多人来说，这种不急不躁的等待是值得的，或许这一碗简单的美味里，就藏着生活最本真的温暖与踏实。

早市上人声鼎沸，透着一种朴实无华的温暖与亲切。熟悉或陌生的面孔交织一起，或是低声交谈，或是忙着讨价还价，“便宜点儿呗大妹子。”“行啊，拿去吧！下回还来啊！”这样的对话自带着东北人特有的敞亮和大气。摊主们的吆喝声此起彼伏，或高亢或洪亮，有的还唱上几句，这早市便是他们的戏台，热闹喧嚣演绎着寻常日子里的烟火。把生活的忙碌与平凡浓缩成一缕缕温暖的气息，时刻提醒着我们，生活原本就是这般简单而美好。

走进萧红故居

离开了市井的烟火与嘈杂，便前往萧红故居。这座藏在小城里的青砖院落，静静地卧在小城一隅，这是我当年最偏爱的去处。

走进萧红故居，满族居民的建筑风格依旧完好保留着。正房与厢房皆是青砖灰瓦，线条朴拙而厚重，没有多余的装饰，却透着岁月沉淀后的沉静。吊叶型的滴水檐，散发着古色古香的气息；房间的窗户是上下对开，带有盘肠子花格图案，中间镶嵌一块玻璃，四周糊糊北方特有的窗户纸。望见这窗纸，便想起萧红文字中写过的调皮模样——“把那白透透的纸窗捅好几个洞”。

冬日游客寥寥，庭院里满是积雪，只扫出一条小径。两旁园内积雪如宣纸铺开，洁白无瑕。院子里静得出奇，仿佛能听到风拂枝丫的微弱，心底那些嘈杂与浮躁，也跟着沉淀、消散了，只留下文字与岁月默然相对。

站在院子中央，小红的《呼兰河传》中的那些片段不停地浮现，祖父的后花园、那些命运悲苦却鲜活的人物，仿佛都从纸间走了出来，与眼前的景致相吻合。在这冬日的院落静静流淌。萧红的雕像立在院中，她眉眼间澄澈温柔，眼底却凝着一缕拂不去的怅惘，好似沉思，又似回望。我仰望着雕像，耳畔响起了那句：“呼兰河，那是我一生的希望与憧憬。”人生不在于身在何处，而在于心往何处，这个她牵挂一生的地方，如今我也循着记忆归来。这小小的院落，曾是她最初的世界，是她童年的乐园，亦是她一生回望的精神故乡。

深藏心底的记忆

在室外待久了，一阵寒意便悄无声息渗透过来，顺着皮肤蔓延至血液、骨髓，那是北国独有的透骨寒凉。空气里飘着细细的霜，吸一口气，冷空气穿过嘴唇，如针般触及到牙齿，仿佛整个口腔都被冻结。身体像生了锈的齿轮，活动起来格外笨拙，裸露在外的双手变得僵硬，指尖几乎感觉不到它自身的存在。

走出故居，我驾车驶离呼兰，特意绕路前往呼兰河畔。此刻的呼兰河，已完全被冰雪覆盖，河面冻成一面开阔的镜子，在天光下闪着冷峻而纯粹的光。寒风刮在脸上像小刀子，我却偏偏喜欢这份冷带给我的清醒与豁然。天地白茫茫，万籁俱寂，在冷清中，思绪得以自由的飞翔。

这座小城，从来不是惊艳世俗的风景，却是我心中安稳的牵挂。就像一位相识多年老友，始终以最本真的模样，藏着呼兰河的壮阔、萧红故居的深情，以及早市里的人间烟火。无论我走多远，时光如何变迁，这份深藏心底的记忆，都值得在往后的岁月里，静静回味。

北国风 副刊

主编：文天心 责编：于晓琳 执编/版式：毕诗春 美编：倪海连 投稿邮箱：hljrbbsc@163.com



请关注龙头条新闻App 文旅频道·妙赏专栏

冰雪乐园里的欢歌

□文/摄 张广玲

深冬的黑龙江是一幅浑然天成的冰雪画卷。在一个零下二十几摄氏度的周末，我与友人踏上了探访阿城农场与阿城农场的旅程，亲身体验这片土地上正在上演的“冰雪欢歌”。

车子驶离哈尔滨市，窗外展开的是无垠的雪原，道路两旁的树木披着晶莹的雾凇，阳光洒下，整片大地闪烁着钻石般的光芒。友人提醒我：“现在正是‘三九四九，冻裂石臼’的时候。”但我们的目的地，却是一片热气腾腾的景象。

阿城农场 冰雪乐园

还未进入哈市阿城农场阿城农场的冰雪乐园，孩子们的欢笑声已随风传来。这片占地广阔的冰雪世界，将北方的严寒转化为了无限的欢乐。我和友人目睹了一幅有趣的场景：两位裹得严严实实的女游客，正小心翼翼地从一个十六米长的冰滑梯上滑下，落地后兴奋地相拥，用带着热口音的英语连声说“Amazing!”。好奇心让我忍不住走近她们，借助手机软件的翻译，了解到她们原来是来自泰国曼谷的素拉和琳达。她们是在网上浏览到这儿的，想体验一下阿城农场的冰雪乐园。说着，两人开心地学着当地孩子的样子，抓起一把雪抛向空中，雪花在阳光下化作钻石般的粉尘，她们的笑声穿过雪野，像风铃一样摇曳。

“在泰国，我们只在电影里见过这么多雪。”素拉的中文带着热带水果般的甜润。她们刚从高高的冰滑梯上飞驰而下，“像穿越一条时光隧道，从夏天直接坠入童话里的冬天。”

我和友人不断举起手机拍照，唯恐错过每一帧雪景。戴着红线绒帽的大雪人，笑容可掬地迎接八方来客，各式仿真糖葫芦挂满了枝头，烤肉串的香味儿直往人鼻子里钻，而那口冒着热气儿的巨型大铜锅，正宗的东北杀猪菜勾着游人的魂儿。

冰雪乐园的设计也颇具匠心。儿童区里，三五成群的孩子堆砌着各种造型的雪人，打雪仗的欢叫声此起彼伏；青少年区则有雪地摩托、冰上卡丁车等刺激项目；而家庭区里，冰上自行车、雪圈滑道等项目则让全家老少都能参与其中。一位带着孩子从北京来的母亲告诉我：“我们特意选择来黑龙江过冬。这里的冰雪项目比我们想象中丰富得多，孩子玩得真开心。”

据园区负责人介绍，今年冰雪乐园的收入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0%，其中省外游客占比超过六成。“我们不只是做冰雪项目，更是在打造一种冬季生活方式。”他说。这种理念，在我接下来的见闻中得到了充分印证。



阿城农场温室草莓采摘园。

阿城农场的“温室春天”

离开阿城农场冰雪乐园，随后来到阿城农场的草莓温室。刚进大门，一股暖流扑面而来——这里完全是另一个世界。

绿意盎然的藤蔓上，鲜红欲滴的草莓与晶莹剔透的白草莓相映成趣。研学的小朋友提着篮子，在老师的指导下小心翼翼地采摘成熟的果实。隔壁的西红柿大棚里，成串的果实如红灯笼般挂满枝头，几位游客正摆着姿势拍照打卡。农场工作人员自豪地介绍：“我们利用地热技术和智能温控系统，实现了反季节种植。冬季采摘已成为我们的一大特色，很多游客都是冲着这个来的。”

我注意到一个细节，就是这里有许多是从阿城农场冰雪乐园过来的游客，顺道来阿城农场体验采摘。“玩累了冰雪，再来温室里感受春天的气息，这种冰火两重天的体验很特别。”一位来自广东的游客如是说。

这种联动并非偶然。阿城农场与阿城农场冰雪乐园已建立起深度合作合作关系，共同推出“冰雪+农业”体验套票。农场负责人算了一笔账：仅冬季采摘一项，就为农场带来了超过百万元的额外收入，并创造了五十多个季节性就业岗位。

揭示农文旅“致富密码”

如果说冰雪与温室代表的是当下，那么金代博物馆则连接着这片土地过去。游客们体验了采摘，品尝了舌尖上的美食，还要有文化的加持，才算圆满。金代博物馆，这座坐落在雪野中的建筑，收藏着女真族建立金朝的历史记忆。

从阿城农场温室采摘园出来，不过二十分钟车程，便可望见金代博物馆高高的门庭。在博物馆里，我们看到了从阿什河流域出土的文物：狩猎用的骨制工具、象征权力的青铜器、记录生活的陶器。最令人震撼的是“坐井观天”的复原场景，生动再现了北宋徽、钦二帝被俘后的囚居生活。历史在这里不再是教科书上的文字，而是可触可感的实物与场景。讲解员告诉我们，博物馆冬季本是参观淡季，但通过与周边冰雪景区联动，参观人数反而比夏季增加了30%。“很多游客在玩过冰雪、摘过草莓后，愿意来了解一下这片土地的历史，这是一种文化的延伸体验。”

夜幕降临，我们来到农场附近的民宿。温暖的炕上，主人端上热气腾腾的铁锅炖，窗外是漫天繁星和静谧的雪原。民宿主人老李说，他原来在南方打工，看到家乡旅游发展起来，便回乡创业。“现在冬天反而成了旺季，我这十间房，春节期间早被预订一空了。”

老李的经历并非个案。随着阿城、阿城农场冰雪旅游的发展，周边涌现出十多家民宿和农家乐，直接间接带动就业超过百人。更值得一提的是，当地农民冬季不再“猫冬”，而是参与到冰雪产业中——有的制作冰雕雪雕，有的售卖东北特色美食，有的经营滑雪器材租赁，有的提供传统马车雪橇游览服务。

回顾这一天的经历，我看到了黑龙江冰雪经济发展的三个层次：首先是资源转化层，将天然的冰雪资源转化为旅游产品。这不仅仅是建几个冰雪项目，而是通过创意设计，让冰雪变得好玩、可体验、可消费。其次是产业融合层，将冰雪旅游与农业、文化、民俗等深度融合。阿城农场冬季采摘的成功，证明了冰雪经济可以反哺农业，实现“淡季不淡”；金代博物馆的案例，则显示了冰雪可以成为文化传播的载体。最后是区域联动，通过打造冰雪经济圈，实现设施共享、客流互导、品牌共建。阿城与阿城农场的联动是鲜明的体现。据当地文旅部门统计，这种联动使游客平均停留时间从半天延长至两天一夜，人均消费增加了150%。

离开阿城时，晨起的朝阳将雪原染成金色。路边，那位戴着红帽子的大雪人依然笑容可掬，仿佛在诉说着这片土地的变迁。冰雪还是那片冰雪，土地还是这片土地，然而，人的创造力，已经让它奏响了一曲发展的“奋进之歌”。我忽然明白，所谓“致富密码”，从来不是地理的奇迹，而是人的奇迹——是那些在温室里培育春天的人，是在雪地上雕刻欢乐的人，是在历史中打捞温度的人，他们共同将苍白的冬季，调成了绚烂的多维季节。而这绚烂的奥秘，就藏在泰国女孩捧起第一把雪时眼里的星光，藏在孩子摘下草莓时小心翼翼的指尖，藏在所有选择在寒冬里播种温暖，并相信会收获春天的人们心中……



景区里卖冻货的摊位。



阿城农场温室采摘园中人们在采摘草莓。



冰雪乐园中的景观。